

亦舒作品集

第三辑

作品
63

五月与十一月



亦舒

我们在五月结婚，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我戴一顶有面网的帽子，一套浅蓝灰丝绒旗袍，一副白手套，我简直笑得合不拢嘴。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亦舒作品集, 第3辑 / (加) 亦舒著. —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3. 4

ISBN 7-104-01597-3

I. 亦... II. 亦...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加拿大 ②现代の短篇小说—作品集—加拿大 ③现代
IV. 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0880 号

亦舒作品集(第3辑)

作者: 亦舒

责任编辑: 黄韵华

策 划: 林 飞

装帧设计: 林红云 侯伟琼

出 版: 中国戏剧出版社

(北京海淀区人铸东南村甲81号)

联系电话: 010-62127285

印 明: 中山市新华印刷厂有限公司

尺 寸: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40

字 数: 2800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104-01597-3/I·717

定 价: 240.00 元(全套 20 册)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印刷质量问题, 可与承印厂联系。)





亦舒小传

亦舒，原名倪亦舒，浙江省宁波人，是香港名作家倪匡（卫斯理）之妹，幼时随家人迁居香港。十五岁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小说，著有长中短篇小说及杂文集一百多部。亦舒自幼受传统道德文化的熏染，青年时期又受过欧风美雨的沐浴，其作品一直盛销不衰，掀起了近几年香港出现的“亦舒热潮”。她的作品自成一个浪漫别致的感情天地，既轻松有趣，又雅俗共赏。亦舒今天所以能创造“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壮盛景象，除其禀赋外，还因她有丰富生活底蕴，且视角敏锐，文笔酣畅又具有女人细腻和婉丽的感情，她的小说特点是充满浓厚的时代气息。此惊世佳绩，诚令人激赏。

通过她的作品，读者将会看到全景式的海外色彩斑斓的世界！使广大读者也不亚于与亦舒一次愉悦的会面！



亦舒作品集

第一辑

银 女

曾经深爱过

生活之旅
弄潮儿

心之全蚀
西岸阳光充沛
绮色佳

家明与玫瑰
我 丑

假使苏西堕落

邻室的音乐

直至海枯石烂

一段云

风满楼

我爱我不爱

忽尔今夏

黑羊

玉梨魂

如今都是错

寻芳记

花解语

珍珠



朝花夕拾

灯火阑珊处

一千零一妙方

美丽新世界

两个女人

独身女人

真男人不哭泣

小宇宙

承欢记

如何说再见

纵横四海

可人儿
三个愿望
变形记

不易居

美娇娘

野孩子

风信子

拍案惊奇

寂寞的鸽子

星之碎片

叹惜桥

小宇宙

纵横四海

纵横四海

亦舒作品集

第二辑

绝对是个梦



亦舒

天上所有的星

这双手虽然小

艳阳天

印度量

寂寞的心俱乐部

幽灵吉卜赛

蝉

只有眼睛最真

要多美丽就多美丽

小儿

老房子

一个女人两张床

故园

如果墙会说话

不羁的风

亦舒作品集

第三辑

蔷薇泡沫

我答应你

五月与十二月

心扉的信

一把青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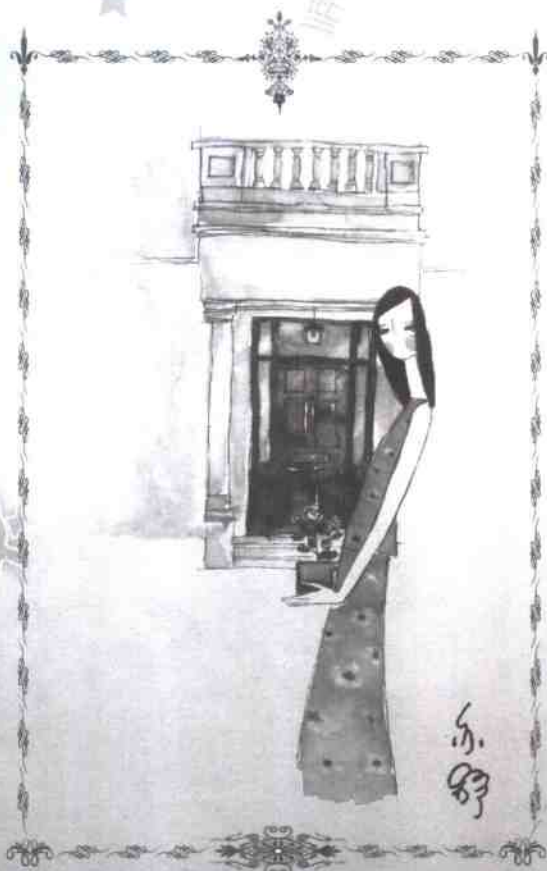
一点旧一点新

雨花

月亮背面

迷迭香

天秤座事故



明年给你送花来

错先生

等诗

花裙子

今夜不

紧些再紧些

绝对是个梦

蓝这个颜色

烈火

七姐妹

亦舒作品集

第三辑



目 录

白狐狸·····	(1)
婚事·····	(15)
哥哥与丹薇·····	(29)
追求记·····	(43)
千金小姐·····	(57)
我与琉璃·····	(73)
父子·····	(89)
离婚之后·····	(103)
我就是我·····	(117)
恋爱的一天·····	(133)
两个男人·····	(149)
战场情场·····	(165)
飞车女郎·····	(183)
五月与十二月·····	(201)

白
狐
狸



我的女友，是那种被端摩登的时代女性，认为女人应当走出厨房，干大事，出风头。一天她问我：“几时男人开始服食避孕丸？”

她是一个可爱的女子，自然，很能干，赚大钱，够潇洒、出得场面，但是时常凶巴巴的，令我处于尴尬的地位。

她走路像旋风，说话大动作，对每件事都有准确的伟论，不言商榷。

这就是曼薇。

我与她走了三年，妹妹常常说：“我无法忍受曼薇，她大具侵犯性。”

这个形容词是对的，侵犯性。

而聪明人的通病是聪明外露。曼薇把这个弱点发挥到淋漓尽致。

但是曼薇对我好，我知道，即使她干扰我，她还是对我好。

像无端端置三打彼埃鲍曼的白手帕，逼着我用，害得我的钟点女工说：“先生，你用纸手巾吧，手帕要漂白要消毒，又得烫得方方正正，时间上吃不消。”

这便是曼薇。

不过我颇能欣赏曼薇的优点，我喜欢有一个出色的女朋友。

妹妹笑说：“这就叫出色？这叫标新立异。”

“或者是，也不是凡标新立异的女人都是漂亮的。”

“曼薇的确是漂亮。”妹妹点点头。

当然是，七八年前就烫非洲装，现在头发剪得贴在头皮上，浅紫与粉红的眼睑，炭灰色眼线，配紫色长裤，贴身毛衣，右耳一只大耳环，尽显其冶



亦

舒

作

第 三 集

三 集

编

卷

绝夺目的本色。

冬天她的白貂皮镶在古董龙袍里面，衬长靴。

如果我笑她像京剧戏子，她会说我没品味。

不过人人晓得董钊明律师的女友是个风头最劲的女郎。

有时候我会觉得疲倦，曼薇太忙着见人与被人见，总没有她自己的时间，而我，我希望两个人可以坐在书房中聊聊天与听听音乐。

曼薇老从一个舞会扑到另一个舞会。

于是有一次我说：“我不想再去了。”

“这是周家的舞会！”

“我不再关心！”我说。

“你一定要去。”曼薇说，“人家没帖子的人还到处去求呢，你真是。”

“我不是那种人。”

“别把自己孤立起来。”

“笑话，不上舞会就叫孤立？生活就是在舞会上亮相那么简单？”

“我们的意见不合，准得吵架。”她说。

我说：“别试图说服我。”

“但我一个人，怎么去这种地方呢？”

“我不理。”

“是化妆舞会。”

“真会玩。”我问，“扮什么？脱衣舞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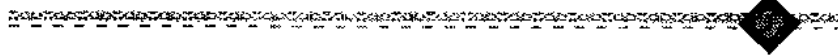
“我扮慈禧太后。”

“像，一定像。”

“你呢？”

“我在家扮木乃伊。”

“有了！”她一拍手，“吸血鬼尸，我俩扮吸血鬼尸。”





我呻吟一声，“你迟早将我玩死的。”

但我还是答应她去。我怕她。

到周家，我们略迟，时间刚刚好。客人大部分都到了，打扮得光怪陆离，可是我俩一到，大众的眼光马上转到我们身上。

我与曼薇脸上搽得雪白，眼圈红红，嘴唇灰色，装着假獠牙，一副苍白狰狞相。我呢，黑色礼服外罩长黑斗蓬。她穿低胸黑长裙，也罩黑斗蓬，头发上扣只水钻发夹，晶光四射。

她的熟朋友一见我们顿时鼓起掌来，我觉得汗颜，这么大的人，不学无术，就懂得玩。

是以我避开，走到花园去坐着，取下假牙，很无聊地观看香港夜景。

有一个女郎坐在下处之处，长发，在吸烟，背着我。

我只能看到一缕缕青烟升上天空，觉得很神秘，我轻轻侧头偷看她。

她的头发漆黑，鬓脚边的皮肤雪白。

我忍不住“嗨”了一声。

她微微抬起头，看我一眼，不出声，只略略点点头。

她的脸是静态的，长得很端正，最美是她的神情，非常的冷淡，非常的幽怨。

我忍不住坐在她身边。

她没有穿奇装异服，一件很普通料子的宽身旗袍。

我问：“你不扮演角色？”

她不回答，只动动嘴角，似笑非笑。

我笑，“原来也有不爱说话的女人。”换了是曼薇，现在早已谈到楼宇管制问题了。



她还是不出声，眼上的薄霜似略有融解。

我耸耸肩，“很无聊。”

她果然开口，“那为什么来？”

我说：“陪女朋友。”叹口气。

她轻描淡写地说：“应该道不同，不相为谋。”

我答：“若要人似我，除非两个我。”

她一怔，随即点点头，“想得开是好事。”她说。

“你为什么在这里子？”我问，“你看样子也并不享受这个舞会。”

“我？”她缓缓抬头，又喷出一股青烟，“我是这里的女主人，我扮演的角色，叫做‘笼中鸟’。”

我呆住了。

这句话里有多少的悲哀与怨愤，她越说得平淡，我越是惊心动魄。

我不知如何回答。她拿起面前的杯子，杯中有酒，她喝一口，恢复静默。

“明！明！”曼薇在寻我。

“再见。”我站起来弯弯腰。

她没有理我。

曼薇拉住我，“你躲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说我头痛，要早走，我掩着额角。

她坚持要得最佳化妆奖，要留到最后。

我突然觉得忍无可忍，转头开车就回去了。

后果如何，我不是不知道，但在那一刹那，我感染了女主人那种厌世的情绪，非常闷腻，非走不可。

那夜我睡得不熟，一直在梦中以为有电话铃响，等电话铃真响时，我又起不了床，好容易挣扎着去听，果然是曼薇，用粗口把我骂得臭掉。

我隔了十分钟问：“说完没有？”



“我等你解释。”

我扔下话筒。

我终于对她忍无可忍了。

我自顾自洗脸刷牙刮胡须淋浴。

曼薇给我一种24小时都坐在的士高的感觉，音乐震耳欲聋，我需要休息。

我正在穿衣服的时候，曼薇大声地敲我公寓的门。在门外等。

我镇静地拉开门，“你要什么？”我问，“你有完没完？”

她退后一步。

我皱起眉头又问：“你要什么？”

“要你道歉。”

“好，对不起。你满意了没有？”我不知哪儿来的火气，“我可以关门了没有？”

我大力地拍上门。

这女人！其实是个笨女人。

她并不懂得将事情冷一冷，非得闹得大家都下不了台。

她又按门铃，在门外叫，“董钧明，你好，你有种，以后我们算是完了！”

我不去理她，我不懂吵架。

她似乎气疯了，以脚踢门，似乎要拆掉整间屋子，把我撕成碎片。

我取过车匙开门，她扑上来给我两耳光。

我脸上火辣辣的痛，但是我不理她，迳向停车场走去。

曼薇到这个时候总算静下来，她也明白事情已经搞大了，不可收拾。

我冷冷地开车到写字楼去。



女人，我想，无论她们受过多少教育，本性难移，她们一遇事脑袋马上沸腾，不可救药。

脸上犹自火辣辣，但却心安理得，我可以安安心心地离开曼薇。

到写字楼，想与我的拍档老张诉苦，他正与一位客人谈话，开门出来，我看到是周家的女主人，她那双冰冷的眼睛，到哪里我都认得出来。

我跟她打招呼，“周太太。”

她没有把我认出来，淡淡地看着我。

我提醒她，“我是昨夜那个吸血僵尸。”

她并没有笑，轻轻地说：“昨夜吸血不顺利吧，你脸上有五行手指印。”

然后转头走了。

她仍然穿丝旗袍，婀娜多姿。

我尴尬万分。

这女人的风采如明月，晶莹皎洁，却又不刺目。

我问老张，“她来找你干什么？”

“离婚。”

“啊？”

“啊什么？一天接十单离婚案子。”老张说。

“她这单不易办。”

“你怎么知道？”老张问。

“我自然知道。”我说。

“猜得不错，她丈夫外头有人，她肯分手，但要一大笔现款与不动产，她丈夫却又不想分手了。”

“她现在怎么样？”

“告丈夫通奸，若周某丢不起这个脸，她就得偿所愿。”

我点点头。

男女的事到最后，往往就是这么丑陋，我抚着



脸，想到我与曼薇。

曼薇罪有应得，抑或我们缘分已尽？

我叹口气。

中午出去吃饭，又碰见周太太。

我搭讪地坐在她对面，“搭台子。”我说。

她漠不关心地说声“请”。

我有点紧张。

她问：“你与张是合股人？”

“是，”我说，“我们也是同学。”

她点点头，不置可否，脸上一点欢容都没有。

我细细看着她的脸，心中想着“眉目如画”是形容她最贴切的字句。

她忽然抬起头来，捉到我偷看她的陶醉情形，我脸红，她笑。

过一阵子，她淡淡地说：“男人喜欢与失婚女人来往，大概是因为她们容易上手。”

我不敢回答，过了许久才说：“我不是。”

她不响，拿起前面的酒喝。中午也喝酒，心情大概非常坏。

过一会儿她说：“今天傍晚有空？”

我一怔，一时不会意。

她又说：“我在你公司楼下等你。”然后拿起手袋，就走了。

神秘地留下一阵香风，这个女人与曼薇是个极端，她引人入胜，值得发掘，但曼薇的优点，看到那么多，就是那么多。

不要再批评曼薇，不要再生她的气，不要再对她不公平。

我查到周太太叫白萍姬，周白萍姬。

她这次约会我，不是我的艳遇，而是她需要调